《周易》“有孚”新探

——兼論《周易》卦爻辭的性質

張玉金

在今本《周易》中，“孚”共出現 42 次，其中有 26 次出現在“有”字之後，這個“有孚”是什麼意思，其他的“孚”又該如何解釋呢？對此，學術界有多種不同的說法。這些說法可以分爲兩大類，一是對全書的“孚”作統一解釋的，二是對“孚”隨文釋義、作多種訓釋的。

下面先談對“孚”作統一解釋的說法。

《易傳》訓“孚”爲“信”，解釋爲“誠信”。這種說法多爲傳統注家所採用，如魏王弼、唐孔穎達、宋朱熹等。今人亦多有從之者，如黃壽祺、張善文〔1〕、張立文〔2〕等。李鏡池〔3〕認爲，《周易》中的“孚”大多數用作名詞或動詞，應是俘虜的意思。黃凡〔4〕認爲，大部分可用“符合”來解釋。趙建偉〔5〕認爲，“孚”或“有孚”一爲占辭，可釋爲卦兆、徵兆、迹象；一爲驗辭，可釋爲徵驗、應驗、報應、結果等。裘燮君〔6〕專門考釋《周易》中的“有孚顒若”，他認爲“有”宜釋爲特指代詞“其”，是“那個”的意思；“孚”是“筮象”的意思，“有孚”意即“那個筮象”。劉大均〔7〕根據阜陽漢簡本、馬王堆帛書本《周易》中“孚”作“復”的事實，把“孚”讀爲“復”，認爲是“反復”的意思。王建慧〔8〕

〔1〕黃壽祺、張善文：《周易譯注》第 57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。

〔2〕張立文：《帛書周易注譯》第 131 頁，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年。

〔3〕李鏡池：《周易探源》第 184 頁，中華書局 1978 年。

〔4〕黃凡：《周易——商周之交史事錄》第 107—108 頁，汕頭大學出版社 1995 年。

〔5〕趙建偉：《出土簡帛〈周易〉疏證》第 19 頁，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2000 年。

〔6〕裘燮君：《“有孚顒若”考釋》，《語言學論叢》（第二十二輯），商務印書館 1999 年。

〔7〕劉大均：《帛書〈易經〉異文校釋》，《周易研究》1994 年第 3 期，第 30—33 頁。

〔8〕王建慧：《馬王堆帛書〈周易〉異文考》，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第 19 輯（1988 年），第 45—69 頁。

則把“孚”訓為“覆”，解釋為“覆蓋”。劉成春〔1〕認為《周易》中的“孚”就是上古常見的報祭，“孚”、“報”二字音同字通，“有孚”就是向神靈貢獻物品讓神靈享用，求神靈指點迷津。謝向榮〔2〕把“孚”訓為“保”，認為《周易》斷占辭之“有孚”可釋為“(上天)有所保佑(於人)”。朱慧芸〔3〕將“孚”解作“輔佑”，認為“孚”的初起用法應該有輔助與佑護之意。徐山〔4〕也認為“孚”、“保”兩字當為同源關係。

再談對《周易》中的“孚”有多種訓釋的說法：

高亨〔5〕認為《周易》中的“孚”有四義：一當讀為“浮”，訓為“罰”，凡言“有孚”，皆謂“有罰”；二是借為“俘”；三是訓為“誠”；四是訓為“引”。此說見於高亨的《周易古經今注》，此書1957年再版時，作者認為部分卦爻辭之“孚”，若訓為“俘”，於義更勝。吳汝綸〔6〕認為《周易》中的“孚”，應隨文為義，有“菜色、驗、信任、孚甲、合、信、躁”等多種意義。何新〔7〕認為《周易》中“孚”的意義殊為多歧：一、“有孚”的意思是有“災象”，“孚”通“酹”，又可訓“罰”訓“禍”。二、“孚”讀為“否”、“痞”，“有孚”即“有疾”。三、“孚”可通“覆”，通“弊”，是“敗”的意思。四、“孚”可讀“復”，可訓為“歸”、“反”、“變”。五、“孚”可訓“福”，又可訓“成”，有美滿之義。鄧球柏〔8〕謂“復”(帛書中的“孚”作“復”)有返回之義，又引申為回來報告。他認為帛書卦爻辭中的“有復”，或作歸來解，或釋為報告問筮的結果，也可以解釋為那誠實善良的本性。

我們認為，《周易》卦爻辭中的“有孚”，不應該“隨文為義”。劉成春說：《周易》全書之“孚”應該作統一的解釋，最起碼經常使用的“有孚”二字，不應該有不同的解釋。詳考《周易》全書，應知道劉成春的話是可信的。

即使對《周易》中的“孚”和“有孚”做統一的解釋，也是衆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那麼，對這個詞語到底應該如何訓釋呢？

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。我們可以跳出《周易》的範圍，考察與此相關的其他古文獻，特別是有關的出土文獻，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鑰匙。

其實“孚”這個詞出現的時代很早，在甲骨文中就已經可以見到了。在甲骨文中

〔1〕劉成春：《〈周易〉古經“孚”字解》，《榆林高等專科學校學報》2001年第1期，第63—66頁。

〔2〕謝向榮：《〈周易〉“有孚”新論》，《周易研究》2008年第2期，第35—41頁。

〔3〕朱慧芸：《〈周易〉古經之“孚”字新解》，《周易研究》2007年第4期，第29—34頁。

〔4〕徐山：《釋孚》，《周易研究》2007年第4期，第35—36頁。

〔5〕高亨：《周易古經今注》第20—21頁，中華書局1947年。

〔6〕吳汝綸：《易說》，《吳汝綸全集》(第2冊)第48—49頁，黃山書社2002年。

〔7〕何新：《大易新解》第67頁，時事出版社2002年。

〔8〕鄧球柏：《帛書周易校釋》(修訂本)第93—94頁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。

有“𠄎”字，過去一般釋為“禦”，訓為“用”。裘錫圭〔1〕則把此字釋為《說文》分析為从“卩”、“厂”聲的“厄”(wǒ)，讀為“果”，認為意思是“實現”、“應驗”。後來裘錫圭〔2〕認為應該讀為“孚”。這種說法，得到了姚萱〔3〕、沈培〔4〕等許多學者的贊同。

“孚”在卜辭中的用例較多，我們只引以下幾個：

- (1) 辛丑卜，設貞：婦好有子？二月。
辛丑卜，亘貞：王占曰：好其有子，孚？王占曰：吉，孚。（《合集》94正、反）
- (2) 乙未卜，在[☱]：丙[不雨]？子占曰：不其雨，孚。
其雨？不用。（《花東》10）
- (3) 癸未卜[貞]：茲月有大雨？茲孚，夕雨。
于生月有大雨？（《合集》38165）
- (4) 辛未卜，在河貞：今夕師不震？吉，茲孚。（《合集》36428）
- (5) 丙戌卜，內：翌丁亥不其雨？丁亥雨。茲不孚，雨。（《合集》12357
+《英藏》1017）

上引例(1)、例(2)中都出現了“孚”，而例(3)、例(4)中則出現了“茲孚”，例(5)中出現了“茲不孚”。例(1)第一條卜辭卜問：婦好會有孩子嗎？第二條卜辭卜問：王是否應占測說：婦好將有孩子，會應驗？第三條卜辭是第二條卜辭的占辭，意即第二條卜辭的兆是吉利的，能夠應驗。這個例子裏的“孚”，裘錫圭把它讀為“果”時解釋為“應驗”。後來裘錫圭把它讀為“孚”後，引楊筠如《尚書覈詁》裏的訓釋：“孚，讀為符，信也，合也。”據此沈培認為，上引例(1)中的“孚”，是指王看了卜兆之後斷定事實會與命辭所提的情況相符。這兩種訓釋看似不同，實則相通，命辭提出的情況被卜兆所證明了，這就是應驗了。而例(2)中的“孚”也是指實際發生的情況會跟命辭所說的相符。例(3)、例(4)中均有“茲孚”一語，裘錫圭認為這個詞語應理解為“此次占卜會應驗”，這是事先判斷，而不是事後的記錄。例(5)中的“丁亥雨”和“茲不孚，雨”都是針對命辭“翌丁亥不其雨”而言的，“茲不孚”是說命辭“翌丁亥不其雨”與實際發生的結

〔1〕裘錫圭：《釋“厄”》，《紀念殷墟甲骨文發現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。

〔2〕裘錫圭：《熒公盃銘文考釋》，《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。

〔3〕姚萱：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》，綫裝書局2006年。

〔4〕沈培：《從戰國簡看古人占卜的“蔽志”——兼論“移祟”說》，《古文字與古代史》第一輯，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7年。

果不符，因為那天下雨了。

“孚”在西周甲骨文中也可以見到：

(6) 由孚于永終。

由孚于休□。《西周甲骨文》圖版 146)

例(6)中的“孚”也應訓為“符合”、“合”。《尚書·君奭》：“我不敢知曰：厥基永孚于休。”楊筠如注曰：“孚，讀為符，信也，合也。《盤庚》‘以不浮于天’，不浮即丕符之假，謂大合於天也。下文‘若卜筮罔不是孚’，謂罔不是合也。”試把《尚書·君奭》中的“永孚于休”跟西周甲骨文中的“由孚于休□”相比較，應知兩者同義。

“孚”在周代金文中也可以見到：

(7) 今汝亦既有孚誓……亦既孚乃誓，汝亦既從辭從誓，式可。

《儻匱銘》

(8) 复用媾(祓)錄(祿)，永孚于益(寧)。《雙公盃銘》

例(7)中的“孚乃誓”，裘錫圭在把此字釋為“果”時解釋為“實現你的誓言”。但既然應讀為“孚”，則應訓為“符合”、“遵守”之義。“孚誓”中的“孚”作定語，意義同於“孚乃誓”中的“孚”。例(8)中的“孚”跟《尚書·君奭》“永孚于休”中的“孚”同義。

“孚”在戰國楚簡中也可以見到：

(9) 王以問釐尹高：“不穀瘵甚病，驟夢高山深溪。吾所得陞(地)於膚中者，無有名山名溪。欲祭于楚邦者瘳(孚)？尚詛而卜之於大廈。如禳(孚)，將祭之。”釐尹許諾，詛而卜之，禳。釐尹致命于君王：“既詛而卜之，禳。”王曰：“如禳，速祭之，吾瘵一病。”《上博楚簡四·東大王泊旱》

上例中的“禳”，是“表”字的古寫，應讀為“孚”，這是多數學者所認同的。上例中的“詛”，沈培讀為“蔽志”的“蔽”；其中的“孚”，他認為是指占卜的結果跟占卜之前所斷之志相符。我們認為，此次占卜的背景是：王得了病，又多次夢見高山深溪。他認為這是高山深溪在作祟。王新得到的“膚中”的土地上並無名山名溪，所以他推測應是楚國境內的名山名溪在作祟，應該祭祀在楚國境內的名山名溪。但這種推測是否符合事實，是否應“祭于楚邦者”，需要由占卜來驗證，如果推測符合事實，就可以進行祭祀了。可見把“孚”訓為“符合”或“應驗”應是沒有問題的。

由上述可見，從甲骨文到戰國簡牘，都可以見到“孚”字，這類“孚”大都可訓為“合、符合”或“應驗”。

有了這樣的認識，再回頭看《周易》中的“孚”、“有孚”，則可以得到對它們意義的

正確訓釋。

先看《周易》中“孚”的用例。“孚”在《周易》中出現 16 次（不包括“有孚”中的“孚”）。有一次作卦名“中孚”，除此之外的例子如下：

- (10) 六五：厥孚，交如，威如，吉。（《大有》）
- (11) 九四：睽孤，遇元夫。交孚，厲，无咎。（《睽》）
- (12) 九五：萃有位，无咎。匪孚，元永貞，悔亡。（《萃》）
- (13) 初六：晉如，摧如，貞吉。罔孚，裕，无咎。（《晉》）
- (14) 九三：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復，艱貞，无咎。勿恤，其孚于食，有福。

（《泰》）

- (15) 九五：孚于嘉，吉。（《隨》）
- (16) 九五：孚于剝，有厲。（《兌》）
- (17) 九二：孚兌，吉，悔亡。（《兌》）
- (18) 六二：引吉，无咎，孚乃利用禴。（《萃》）
- (19) 九二：孚乃利用禴，无咎。（《升》）
- (20) 夫：揚于王庭，孚，號有厲，告自邑。不利即戎，利有攸往。（《夬》）
- (21) 革：巳日乃孚。元亨，利貞，悔亡。（《革》）
- (22) 九四：解而拇，朋至斯孚。（《解》）
- (23) 六四：翩翩，不富以其鄰，不戒以孚。（《泰》）
- (24) 初六：繫于金柅。貞吉，有攸往，見凶。羸豕孚躑躅。（《周易·姤》）

姤》）

問著者在筮占之前，都是碰到了疑難問題，一般都會對事情有個推測，或者有做某事的初步想法，或者有某種願望等。筮占的結果如果與之相符合，就會在卦爻辭中使用“孚”或“有孚”這樣的術語。例(10)“厥孚”中的“厥”是代詞，可訓為“其”，它可以做分句的主語。“厥孚”可以跟卜辭中的“茲孚”相比較，“茲”一般指命辭，而“厥”應指筮占前的推測、想法、願望等。所以“厥孚”的意思應是：那是符合的，或者那是會應驗的。例(10)是說那是會應驗的，要是明察、有威嚴，將會吉利。例(11)中的“交”有俱、都的意思，“交孚”是說都會應驗的。問著者的推測等可能比較多，如果都能應驗，就說“交孚”。“交孚，厲，无咎”是說都會應驗，雖有危險，但無災害。例(12)中的“匪”，通“非”，是否定副詞。“匪孚”意思為不符合。“匪孚，元永貞，悔亡”是說不會應驗，但占問長久之事吉利，不好的事已經過去了。例(13)中的“罔”，是否定動詞，意思是沒有，“罔孚”跟“有孚”意思相反，“罔孚”是說沒有應驗。“罔孚，裕，无咎”是說雖不會應

驗,但若寬裕,可無咎災。此句漢帛本作“悔亡,復(孚),浴(裕),无咎”。若此可信,則《周易》中無“罔孚”。例(14)中的“孚于食”可以跟甲骨卜辭中的“孚于雨”(《合集》22758)相比較,“孚于雨”是說在下雨這個方面會應驗,“孚于食”是說在食這方面會應驗。這個例子說明,問蓍者可能推測比較多,但筮占的結果是只在某個方面符合預測,而不是“交孚”。“勿恤,其孚于食,有福”是說,不用憂慮,將在食的方面應驗,會有富餘。例(15)“孚于嘉”是說在嘉禮方面會應驗,所以後邊說“吉”。例(16)“孚于剥”是說在被侵削這個方面是會應驗的,所以後邊說“有厲”。例(17)中的“孚兌”應是“孚于兌”的省略,是說在豫悅這一方面能應驗。漢帛本只作“孚吉”,抄寫時脫一“兌”字。例(18)、(19)“孚乃利用禴”,可以跟前引例(9)相對比。這是說,如果想法跟筮占的結果相符合,就利於進行禴祭。例(20)“孚,號有厲,告自邑”的意思是,會應驗,將有人呼告說有危險,應是從屬邑來報告的。例(21)中的“巳日”,應是指地支為“巳”的日子,也可能是指祭祀之日,“巳日乃孚”是說到了巳日才會應驗。例(22)“朋至斯孚”應是指獲得錢財後就會應驗。“斯”猶“則”。帛書本作“朋至此復(孚)”,“此”猶“則”也。“巳日乃孚”、“朋至斯孚”可以跟“敬其下乃吉”(阜陽漢簡《周易·離》)相比較,應知“孚”跟“吉”相類。例(23)“不戒以孚”可能是指因為“孚”(筮占結果與預測相符)而不戒備,或者說在不戒備的情況下應驗。有人譯為自己不戒備,以致被掠奪,不可信。例(24)中的“孚”可能跟上引各例中的“孚”不同義,王弼《周易注》:“孚,猶務躁也。”

“有孚”在《周易》卦爻辭中共出現 26 次,下面把這些例子都列出來:

(25) 六五: 貞吉,无悔。君子之光,有孚,吉。(《未濟》)

(26) 損: 有孚,元吉,无咎,可貞,利有攸往。曷之用二簋,可用享。

(《損》)

(27) 上六: 井收勿幕。有孚,元吉。(《井》)

(28) 需: 有孚,光亨,貞吉,利涉大川。(《需》)

(29) 初六: 有孚,比之,无咎。有孚,盈缶,終來有它,吉。(《比》)

(30) 六四: 有孚,血去惕出,无咎。(《小畜》)

(31) 訟: 有孚,窒惕,中吉,終凶。利見大人,不利涉大川。(《訟》)

(32) 九四: 隨有獲,貞凶。有孚,在道以明,何咎。(《隨》)

(33) 九四: 悔亡。有孚,改命,吉。(《革》)

(34) 初六: 有孚,不終,乃亂乃萃,若號。一握為笑,勿恤,往,无咎。(《萃》)

(35) 六三: 益之用凶事,无咎。有孚,中行告公用圭。(《益》)

- (36) 九五：有孚，攣如，无咎。（《中孚》）
(37) 九五：有孚，攣如，富以其鄰。（《小畜》）
(38) 上九：有孚，威如，終吉。（《家人》）
(39) 觀：盥而不薦，有孚，顒若。（《觀》）
(40) 六二：豐其蔀，日中見斗。往得疑疾。有孚，發若，吉。（《豐》）
(41) 習坎：有孚，維心，亨。行有尚。（《坎》）
(42) 九五：有孚，惠心，勿問，元吉。有孚，惠我德。（《益》）
(43) 九三：征凶，貞厲。革言三就，有孚。（《革》）
(44) 初九：壯于趾。征凶，有孚。（《大壯》）
(45) 九五：大人虎變，未占，有孚。（《革》）
(46) 六五：君子維有解，吉。有孚于小人。（《解》）
(47) 上九：有孚于飲酒，无咎。濡其首，有孚，失是。（《未濟》）

前引例(10)至(24)中的“孚”，如果從詞性的角度來分，則有兩大類：一類是動詞性的，如例(10)、例(11)、例(14)至例(23)中的“孚”；另一類則是名詞，這是由動詞轉來的，如例(12)、例(13)中的“孚”。例(12)中的“孚”，作判斷句謂語，受否定副詞“匪(非)”否定，判斷句謂語一般是由名詞性詞語充當的。例(13)中的“孚”，作否定動詞“罔”(意義是“無”)的賓語。這種“孚”應是轉為名詞了。由“罔孚”來看“有孚”，“有孚”中的“孚”也應看作是動詞“有”的賓語，也是名詞性的詞了。

例(25)“君子之光，有孚，吉”應是說“在君子的榮耀上有應驗，吉利”。此例中的“有孚，吉”可與甲骨文中的“王占曰：吉，孚”（《合集》94反）、“引吉，孚”（《合集》29899）、“吉，孚，不雨”（《合集》31758）、“吉，不孚”（《合集》31757）相比較，應知兩種文獻中的“孚”確實同義，都應訓為應驗。區別只在於甲骨文中“孚”是動詞，《周易》中“孚”作“有”的賓語，是名詞。例(26)、例(27)中的“有孚，元吉”也都可以跟甲骨文相比較。“元吉”是大吉的意思。例(28)“有孚，光亨，貞吉”中的“有孚”，也與例(26)、例(27)中的“有孚”同義。“光亨”猶“大亨”、“元亨”，意思是大通順。“貞吉”是說貞問是吉利的。這些都是筮占用語，是卦象出來以後，人們根據卦象所做出的推測，是將然語氣。例(29)“有孚，比之，无咎”是說會有應驗（這可能是指某種不好的推測會應驗，但卦爻辭告訴問著者，不要緊），如果跟他親近，就沒有災害。“有孚，盈缶，終來有它，吉”中的“盈”通“傾”。這是說會有應驗，瓦罐會傾覆，將有別的禍患，但終歸是吉利的。“盈缶”是某種不好的事情的象徵。例(30)“有孚，血去惕出，无咎”中的“血”借為“恤”，指憂患。這是說會有應驗（可能是問著前遭遇災禍，祈盼災禍過去，結果應驗），

憂患會離去，將產生警惕之心，沒有災咎。例(31)“有孚，窒惕，中吉，終凶”中的“窒”通“恠”，意思是“懼”。這是說，會有應驗（這也應是對事情的不好的推測），問著者即使憂懼警惕，也只會中間吉利，最終有凶險。例(32)“有孚，在道以明，何咎”是說會有應驗，將在途中進行盟誓，有什麼災害呢？“明”讀為“盟”。例(33)“有孚，改命，吉”是說會有應驗，將改變命運，是吉利的。這次筮占之前，問著者應是處境很不好，祈盼局面好轉，結果是應驗。例(34)“有孚，不終，乃亂乃萃，若號”是說會有應驗，不到最終，就行為悖亂，就與人妄聚，就高聲喊叫。“若”猶“則”。例(35)“有孚，中行告公用圭”中的“中行”，指道之中。這是說會有應驗，在半道上用圭向公報告。這可能是遇到凶事，向著詢問該怎麼辦。結果問著者的想法與筮占的結果相符。例(36)“有孚，攣如，无咎”中的“攣”可訓為“係”，“如”是詞尾。這是說會有應驗，若相互牽連，則沒有災害。例(37)“有孚，攣如，富以其鄰”是說會有應驗，將相互牽連，因鄰人而富。例(38)“有孚，威如，終吉”是說會有應驗，若威嚴可畏，最終會吉利。例(39)“盥而不薦，有孚，顛若”中的“盥”訓“裸”，“顛”訓“順”，這是說應進行裸祭而不獻牲體，會有應驗，將順隨人心。例(40)“有孚，發若，吉”中的“發”是除去意思，“若”為詞尾。這是說會有應驗，一切都將過去，是吉利的。例(41)“有孚，維心，亨”是說會有應驗，若維繫人心，將會亨通。例(42)“有孚，惠心，勿問，元吉”中的“惠”，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釋為“順”。這是說會有應驗，若大順人心，即使不問卦，也將是很吉利的。或釋“問”為“贈、報”，亦通。“有孚，惠我德”，是說會有應驗，人會順我之德。例(43)“革言三就，有孚”中的“言”是指議論、謀劃，“就”是完成、成功的意思。這是說改革的籌劃將多次取得成功，會有應驗。例(44)“征凶，有孚”是說若去征伐或遠行將有凶險，會有應驗。例(45)“大人虎變，未占，有孚”中的“虎”為名詞作狀語，“變”應指變革。這是說統治者像猛虎一樣進行變革，即使沒有占測也會有應驗。例(46)“君子維有解，吉。有孚于小人”中的“維”是句中語氣詞，“解”是解脫的意思。這是說君子（統治者）會有解脫，是吉利的；對小人（被統治者）而言是會有應驗的。很明顯，這次問卦之前，問著者有不好的預測，演卦的結果是，若是君子就會解脫出來；若是小人，則不好的預測會應驗。例(47)“有孚于飲酒，无咎”是說在飲酒方面會有應驗，沒有災害。“濡其首，有孚，失是”中的“濡其首”是酒濕頭部，指飲酒失度。“是”一般訓為“正”，指正道。這是說若飲酒失度，沾濕頭部，即使會有應驗，也會迷失正道。

由上述可見，《周易》卦爻辭中的“孚”絕大多數都是符合、應驗的意思，是動詞，跟甲骨文中的“孚”同義。“有孚”則是有符合、有應驗的意思，其中的“孚”為名詞。在《周易》中，謂詞前可以加“有”，如“凶”可單用：“來兌，凶”（《周易·兌》）；也可以用作“有”的賓語：“壯于頄，有凶”（《周易·夬》）。由此可見，前述黃凡的說法是正確的，趙

建偉的說法部分正確，其餘諸家說法都值得商榷。

正確訓釋《周易》中“有孚”、“孚”的意義，對於探討《周易》卦爻辭的性質是有重要意義的。關於《周易》（指其卦爻辭，下同）的性質，過去主要有兩種看法。一是認為《周易》是義理之書，主要是講天道及人事教訓的著作。《易傳》就是這種看法。《易傳》之後，對《周易》的研究，主要有兩大學派，即象數派和義理派。象數派主張通過研究“象”和“數”來弄清楚《周易》的內容。義理派則認為《周易》重點是以卦爻辭來闡發哲理。這兩個學派都把《周易》和《易傳》混同起來，傾向於認為《周易》是義理之書。另一種看法認為《周易》是卜筮用之書，這是南宋朱熹首先提出來的，他的認識在當時是有開創性的。

上述兩種說法，在現代學者的著作中都有反映。如李鏡池《周易通義》、高亨《周易古經今注》，都認為《周易》為卜筮之書。而黃壽祺《周易譯注》、呂紹綱《周易闡微》，則把《周易》看成是哲學著作。現代學者對《周易》的性質還提出一種新看法，即認為《周易》是一部歷史著作，如胡朴安《周易古史觀》。對《周易》性質的認識不同，會導致對《周易》卦爻辭中詞語訓釋的差異。如同一個“貞”，李鏡池訓為“貞問”，黃壽祺訓為“貞正”；同樣一個“安貞吉”，李鏡池解釋為“占問定居而得吉兆”，黃壽祺解釋為“安順守持正固可獲吉祥”。

前面，我們把《周易》中的“孚”和甲骨文、金文、戰國簡牘中的“孚”聯繫起來考察，結果證明《周易》卦爻辭中的“孚”、“有孚”都應是筮占用語。甲骨文中的“孚”主要是卜兆出來以後的推測，是一種事先的判斷，而不是事後的記錄。相應地，《周易》卦爻辭中的“孚”、“有孚”，也是卦象出來後的一種事先的推斷，所以往往是將然語氣。與“孚”有密切關係的是“吉”，在甲骨文中“吉”屬於占辭，而“吉”在《周易》卦爻辭中也很常見。所以說，《周易》卦爻辭基本相當於卜辭中的占辭，是一個卦象出來之後人們進行占測的依據。這才是《周易》卦爻辭根本的性質。

《周易》卦爻辭的性質，還可以由阜陽漢簡《周易》得證明。阜陽漢簡《周易》卦爻辭之後，往往綴有卜辭，例如：

(48) 九三：伏戎于莽，升其高陵，三歲不興。|卜有罪者，凶；戰斷適強，不得志；卜病者，不死乃瘥。（《同人》）

(49) 離：利貞，亨，畜牝牛，吉。|居官及家，不吉；罪人，不解。（《離》）

(50) 初九：履錯然，敬之，无咎。|卜臣者立（蒞）衆，敬其下乃吉。（《離》）

(51) 九五：有孚，攣如，无咎。|取婦嫁女，不吉；田，不得。（《中孚》）

張政烺在看到上述這類例子後說“這是當時的實用本子，基本上保存了作為卜筮之書《周易》的原始面貌”。古人求神靈決疑時，往往龜卜、筮占並用。龜以兆卜，筮以象占。筮占時，卦象出來後，人們依《周易》卦爻辭占測；龜卜時，卜兆出來後，就用上面的“卜辭”推斷。上面的“卜辭”，其實都是“占辭”。如例(48)中的“卜有罪者，凶”，是說若是卜問有罪的人，那麼是凶險的。例(49)中的“居官及家，不吉”，是說若卜問居官和居家，那麼不會吉利。例(50)的“卜臣者立(蒞)衆，敬其下乃吉”，是說若卜問做臣子的人統治衆人，那麼尊敬他的部下才會吉利。例(51)“取婦嫁女，不吉”，是說若是卜問娶媳婦、嫁女兒，那麼不會吉利。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“卜辭”中出現了“吉”、“不吉”等詞語，這些詞語在殷墟甲骨卜辭中一般都出現在占辭中。所以我們認為，上述“卜辭”其實是屬於占辭的，是卜兆出來之後占測的話。既然如此，“卜辭”前面的卦爻辭，性質差不多，也應屬於占辭，是卦象出來後確定吉凶的話。

由上述可見，阜陽漢簡《周易》這種出土文獻，對於確定《周易》卦爻辭的性質是極有幫助的。正確地認識了《周易》卦爻辭的性質，對於正確解讀《周易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

(張玉金 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)